

巫

波

集

1251



龍澤

L18+18-9

新 譯 文 叢 刊

契 訶 夫 小 說 選 集

1

巫 婆 集

The Witch, etc.

The Tales of Chekhov 13 vols.

Tr. by Constance Garnett

著 者

A. CHEKHOV

譯 者

汝

龍

出 版 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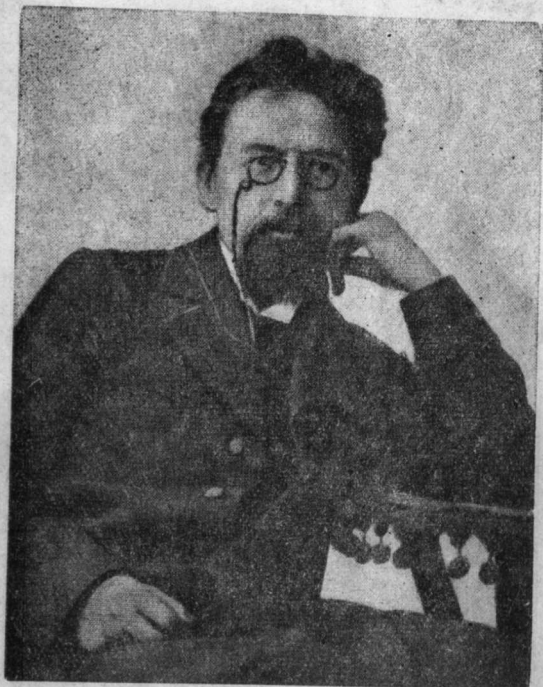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定 價 七 千 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文學·藝術】 定價頁200 1950年4月初版

1953年4月五版 5501—8500冊



A. Z.

契訶夫自傳

一八六〇年，我生在泰干洛格。●一八七八年，我在泰干洛格的高等學校畢業。一八八四年，我在莫斯科大學的醫科畢業。一八八八年，我得到『普希金獎金』。一八九〇年，我遊歷庫頁島，●由海道回國。一八九一年，我在歐洲旅行，喝到上等的葡萄酒，喫到牡蠣。

一八七九年我開始寫作，發表在蜻蛉報上。我的頂重要的作品如下：雜拌兒，陰鬱的人，決鬪。我還在戲劇方面試了試身手。除了外國文字之外，我的作品已經譯成各種文字了。不過呢，德國人倒是早就翻譯我的作品。捷克人和塞爾維亞人也喜歡我的作品。就連法國人也不是不跟我攀交情。

● 歐俄南方濱海的商埠名，人口七萬。——中譯者。

● 亞洲東北部的一個海島。——中譯者。

我跟我的同行，醫生也好，作家也好，都保持着良好的關係。我還沒結婚。我希望得到一筆年金。醫療是我的行業，而且事實上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今年中間有一段時期，我診過的病人比往常兩三年中間合共診過的還要多。在作家當中，我喜歡托爾斯泰；在醫生中間，我喜歡查哈林（Zakharin）。

不過呢，這些都是小事，你儘可以隨你自己的意思去編排好了。要是編排得不合事實，那就胡謔點聽起來有味兒的事情也不礙……

這篇自傳的英譯文最初發表在倫敦 Kegan Paul, French, Tribner Co, Ltd. 於一九一六年出版的契訶夫小說集俄文版蜥蜴與四個別的故事的 P. Solov'ev 序文裏。美國『近代叢書』版的契訶夫小說集英譯本洛斯基爾德及其他故事轉載了這篇自傳的英譯文，還加一個注解，說「這篇簡略的自傳是契訶夫當俄國慶祝他的文學活動的第二十五週年紀念時，即一九〇四年一月，寫成，寄給俄國的雜誌編輯吉洪諾夫（Tikhonov）」這裏所說的日期很可疑。據雅莫林斯基寫的契訶夫評傳裏說，契訶夫是在一九〇一年結婚的。——中譯者附識。

契訶夫年譜

一八六〇年 一月二十九日（舊曆一月十七日）安東·巴夫羅維奇·契訶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在泰干洛格出世。

一八六九年 考進當地的高等學校。

一八七六年 全家遷到莫斯科去，只留下他一個人在故鄉。

一八七九年 夏季：在泰干洛格的高等學校畢業。秋季：到莫斯科去一家團聚，在大學的醫

學院註冊。

一八八〇年 三月：第一篇諷諧的短篇小說發表。

一八八〇年——一八八一年 寫一個很長的劇本，到一九二三年才發表，英譯本題名沒

出息的傢伙普拉托諾夫。

一八八四年 大學畢業，行醫，仍舊跟家人同住在莫斯科。第一個短篇小說集梅爾柏密妮的故事。

一八八六年 一月：小說集雜拌配。

二月：開始在日報 *Novoye Vremya* 上發表短篇小說。

四月：顯現肺病的驚人的症象。

一八八七年 四月：重游泰干洛格和附近的幾個小鎮。

夏季：小說集曙光和天眞的話。

十二月一日（舊曆十一月十九日）：伊凡諾夫第一天在莫斯科公演。

一八八八年 一月：到克里米亞去訪他的朋友蘇瓦林，在高加索旅行。

三月：第一回在一個月刊上發表他的長篇小說草原。

十二月：科學院頒贈「普希金獎金」。

● 梅爾柏密妮是古典神話中司戲劇的女神。——中譯者。

● 俄國新時代（雜誌名）。——中譯者。

一八九九年 二月十二日（舊曆一月三十一日）修改過的伊凡諾夫在彼得堡（列寧格勒）的亞歷山德林斯基劇院公演。

一八九〇年 四月間離開莫斯科，到庫頁島去；在七月二十三日（舊曆七月十一日）到達那島，在那兒盤桓三個月，於十二月二十一日（舊曆十二月九日）回到莫斯科。小說集陰鬱的人。

一八九一年 游歷西歐，先後到過維也納、威尼斯、佛勞倫斯、巴黎、羅馬。決圖發表，那是一個篇幅很短的長篇小說，而且是在 *Novoye Vremya* 上最後一次發表的文稿。

一八九二年 一月：積極的組織賑濟委員會，救濟旱災難民。

二月：在莫斯科省梅里赫佛村附近購置田莊一所，同父母一塊兒搬去住下。

夏季：奉委充任一個鄉區的警官，醫治虎列拉傳染病。

一八九三年 給民粹派主辦的月刊 *Russkaya Mysl* 和另外一個自由主義的日報投稿。

一八九四年 他的健康情形日益惡劣。游歷克里米亞和南歐。故事與小說。

一八九四年——一八九七年

積極襄助在梅里赫佛村和附近的兩個村子裏建立學校，

並補助一部份經費。

一八九五年 六月：庫頁島游記（在一八九三年到一八九四年中間，連續發表過。）

八月：到亞斯那雅·波立阿那去拜訪托爾斯泰。

一八九六年 七月：重游克里米亞和高加索。

十月二十九日（舊曆十月十七日）：海鷗初次公演，結果慘敗。

一八九七年——一八九八年 三月：發生嚴重的肺出血。秋天，冬天，和第二年的春天，在尼

斯●度過農民的生活。劇本（包括萬尼亞舅舅在內。）

一八九八年 在尼斯，注意德萊孚斯一案，●同情左拉。●

九月：聽從醫生的勸告，不再行醫，搬到雅爾達城郊自己的別墅裏住下來。

十一月：跟瑪克辛·高爾基開始通信。

● 法國東南濱海的一個城名。——中譯者。

● ● 德萊孚斯是一個蒙冤的罪犯，法國文學家左拉（Zola）打抱不平，代他伸冤。——中譯者。

十二月二十九日（舊曆十二月十七日）海鷗由莫斯科藝術劇院劇團初次公演，大成功。

一八九九年 把自己的全部作品的版權賣給 A·F·瑪克斯，代價是七萬五千盧布。他的選集十卷從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一年出齊。

十一月七日（舊曆十月二十六日）萬尼亞舅舅在莫斯科藝術劇院初次公演。

一九〇〇年 一月與托爾斯泰同時當選為科學院裏新創辦的文學部的榮譽院士。冬天有一陣是在瑞維拉（Riviera）度過的。

一九〇一年 二月十二日（舊曆一月三十一日）三姊妹在莫斯科藝術劇院初次公演。
六月七日（舊曆五月二十五日）娶奧爾格·克尼拍爾。

秋季：跟托爾斯泰、高爾基、蒲寧、庫普林常常聚會，那時他們住在雅爾達或雅爾達附近。
一九〇二年 他的健康繼續惡劣下去。

九月：爲了抗議高爾基被開除院籍，自己也向科學院辭去院士頭銜。

一九〇三年 春天和夏天的一部是在莫斯科和莫斯科附近的鄉間度過的。

秋季：任 *Russkaya Mysl* 的編輯。新娘最後一篇小說。

一九〇四年

一月三十日（舊曆一月十七日）櫻桃園在莫斯科藝術劇院初次公演。

六月十六日（舊曆六月三日）偕同妻子一路到德國的療養地巴登維勒爾（Badenweiler）。

七月十五日（舊曆七月二日）在那兒去世；一星期後，在莫斯科下葬。●

● 本篇原載在紐約 Viking Press 出版，由雅莫林斯基翻譯的契訶夫文集內——中譯者。

英譯者附言●

契訶夫文集的最新俄文版本●包括契訶夫生前認為值得重印的二百四十篇小說，以

●這篇附言載在嘉奈德夫人所譯的契訶夫小說集的篇首。那套選集一共十三冊。我所譯的這套契訶夫選集，主要的就是根據她的英譯本轉譯過來的，其中有些篇參考過 A. Yarmolinsky, R. E. O. Long, A. L. Kaye, S. Kotliarsky, M. Fell 等人的英譯文。此外，有幾篇小說是嘉奈德夫人的譯本，我所沒有，而是根據別人的譯文譯出來的，我在各篇的篇末均加註腳——中譯者。

●這句話是在一九二三年說的。那版本已經不是「最新」的了，據一九四七年出版的雅莫林斯基編譯的契訶夫上說：「契訶夫全集的定本，包括他的書信，從一九四四年起在莫斯科續印行，還沒出齊。」——中譯者。

及在他死後從各雜誌蒐集來的一百九十六篇。

關於前一類小說，這套英譯本包括了全部，只有四十二篇很短的速寫除外。至於死後蒐集的那些小說，大多數是幼稚的作品；我譯了兩篇，怪誰和鄉間的一日，載在這套譯本的第十二冊上，此外又譯了十一篇載在第十三冊上。別的大都是不太精的文章，比起契訶夫的成熟作品來，差得遠了。

現在找不到必要的材料來爲契訶夫所有的作品開列一張年表，我覺得很抱歉。

康絲坦司·嘉奈德 ● 一九二三年

● 康絲坦司·嘉奈德是近代英國專門翻譯俄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家。除契訶夫遺集十三本外，她譯得有屠格涅夫遺集十七本，朵思托也夫斯基遺集十三本，托爾斯泰遺集十一本，赫爾岑的回憶錄六本等——中譯者。

目次

契訶夫自傳	一
契訶夫年譜	三
英譯者附言（康赫坦司·嘉奈德）	九
巫婆	一
村婦	二五
郵件	四九
新廬	五九
笛子	八三
阿嘉菲雅	九七
學生	一一五
獵人	一二三
幸福	一三一

巫
婆
集

巫婆

天色已晚，教堂的小職員沙維雷·蓋金躺在教堂隔壁一所小房子裏他那張大床上。雖然他養成習慣，跟鷄同一時辰睡覺，可是這時他並沒睡着。他那粗硬的紅頭髮，在被子的這一頭露出來；那一頭呢，伸出來他那雙沒洗過的大腳——被子是用零碎的花布縫成的，補了些補釘，一片油膩。他在聽，他的房子連着那道環繞教堂的牆；這所房子只有一扇窗子，面對着廣闊的田野。窗外正在打一場熱鬧的仗。沒人說得清誰正在打敗仗，給人消滅，也沒人說得清大自然這麼鬧哄哄的是爲了毀滅誰；可是，從那種不停的兇惡吼叫聲聽來，總之，這場仗打得很厲害。得勝的一方正在田野上加足馬力窮追敵人，在森林裏和教堂的房頂上發威風，伸出笨頭狠命的敲打窗子，大發脾氣，撕扯着甚麼東西；打敗的那一方呢，在哀號，在痛哭……窗外，房頂上，火爐裏，響起一片悲慘的絕叫。聽起來，那不像是求救的呼聲，卻像是凄苦的、知道大勢已